

★ 打开本书，你就走进了平常女儿家的世界 ★



Caifeng De Nü'er

# 裁缝的女儿

重 阳 ○ 著



Caifeng De Nuer

# 裁缝的女儿

重阳◎著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裁缝的女儿/重阳著.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10.12

ISBN 978-7-5407-5098-5

I.①裁… II.①重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3446号

裁缝的女儿

---

作 者 重 阳  
责任编辑 庞俭克 董 卉  
美术编辑 石绍康  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 版 人 李朝晖  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 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 
邮 编 541002  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  
传 真 0773-2582200 010-85800274  
邮购热线 0773-2583322  
电子信箱 ljcs@163.com  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印 制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20×980 1/16  
印 张 22.5  
字 数 390千字  
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 
印 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5098-5  
定 价 29.80元

---

漓江版图书: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## 序

重 阳

当我在采访中遇到那位女医生，我头脑中蛰伏的有关小胡同里的生活记忆被激活了，升华为一种审美的需要。那是一九九九年。

这些小胡同里的人和事，在岁月汨汨的流淌中，渐深地在记忆中鲜活起来，想来实在是归于时间的筛选。

这些拥挤在城市边缘的狭窄的小胡同，以一种古老的却是现实的方式出现在视野里。它使我想到蔓生在大地上的紫罗兰，紧紧抓住大地的姿态，呈现出无比的耐力和镇静。不单是我小时候生活在这里的小胡同里，被唤醒了的生活，让我看到了小胡同里重重叠叠的足迹，孩子们跌跌撞撞的脚步。一种生存的过程。一个不小的群体。他们似乎在城市的视野之外，而他们的确是有城市“绿卡”的城里人。

在我儿时曾居住过的那条小胡同，与卜奎城仅隔着一条河，虽然有一座桥相连，去一趟闹市也是一件大事。有一个女孩，五岁了，整日站在狭小的胡同里，很认真地仰望狭长的天空，她对飞过的鸟儿羡慕不已。一天早上，她不再满足这样的仰望，她要望一望胡同外面的世界。胡同外面是条大道，大道东面是条河，小女孩只是朝着河跑去，这时从大道南端疾驰过来一辆马车，车老板朝女孩惊恐地大叫：“快闪开，马毛了！”女孩惊恐地站住了，看见马车，她的目光突然闪闪发亮，马车是从桥的方向过来的。这时马车狂奔到小女孩面前，车老板苍白了脸，无法使马车停下来，女孩下意识地趴到地上，狂奔的马四蹄腾空，拖着车从她身上飞驰而过，停在了胡同口转弯处。车老板跳下车，周身颤抖着抱起地上的小女孩，小女孩眨巴着眼问：“你去桥那边了吗？”车老板放声大哭：“丫头，你没事吧？”小女孩只是问：“你去桥那边了吗？”在这条小胡同的尽头，住着一户

人家，他们一心要个儿子，却一连生了三个丫头，第三个丫头，他们决定不要了，送不出去，谁家也不想多添一张吃饭的嘴，还好没扔到荒郊野外，放到炕梢饿着她。这件事在小胡同里的反响，就是大人叹息：“唉，小可怜的，投错了胎。”我们这些孩子们经常去看这个小可怜儿，小人儿饿得剩下一把骨头，无声无息地堆在破布中，孩子们既惊恐又生气：“为什么不给她吃东西？”在大人们出去劳作的时候，孩子们决定做事了，串通她的姐姐喂她水和米汤，就这样，她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活下来的她，你猜她会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“我要做个小子！”她们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去赢得生活的。

逆境中的生命现象，呈现出生命永恒的本质。生命在它的延续中，经历着诸多严峻的考验！当我们充满感激地凝视着这个地球的时候，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能够活到今天的生物都是值得尊敬的！”这些曲折稠密的小胡同，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中，正在逐渐走入城市的中心。而只有在城市拓展的时候，才会注意到他们。仿佛是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，被放大，在眼前变得清晰而显赫，它的光泽斑纹历历在目。或者是一根不起眼的芦苇，它与其它的芦苇没什么区别，生长在幽静的水边，沧桑有一天使它变成了芦笛，竟发出了全新的音乐。这个前进的过程，在某个偶然的时刻，进入了一种审美场。由此我们发现了一座崛起的城市。在这里，生命以一种相互呵护的形式，获得延续和生长。这种和谐的美德，在女医生选择的生活中，以至善的方式构建了新时代女性心灵的空间。一旦走出小胡同的狭窄，进入现代生活领域，“精神”便显示出了对生命不凡的领悟。因而在迅速演变的城市生活中不会乱了阵脚。他们淳朴、良善、坚韧的个性，主导着一种现实的人生，形成某种相对的优秀气质，这种生命的韧度，其实是很有民族性格的。

我将生活的这一种，交给小说这个形式，仅仅是小说可以比较妥当地容纳它。小说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的，然而流入笔端，小说就是艺术上的真实。不过确切地在生活中存在着。关于小说的理念很多，这样的或那样的，有时会弄到手足无措。生活是小说最基本的理念，只有生活，是界定小说这样做或那样做的理由。

2006年10月15日

# 目 录

序 .....	(1)
引 子 .....	(1)
还是引子 .....	(2)
西 站 .....	(3)
不速客 .....	(47)
渔 村 .....	(83)
大年夜 .....	(136)
梦 境 .....	(208)
牛上树 .....	(249)
尾 声 .....	(339)
还是尾声 .....	(343)
后 记 .....	(348)

## 引子

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卜奎城里，曾经有过一个叫金锁的小男孩，白白胖胖的，虎头虎脑的，无忧无虑的，快乐。若是让他抱一尾金鲤鱼，就是从年画上跑下来的福娃娃。

他喜欢笑，喜欢跑，呵呵地笑着在院子里张开双臂飞翔。

他管猫们叫“喵喵”。

他管鼠们叫“吱吱”。

他管狗们叫“汪汪”。

他管鸡们叫“咯咯”。

他说“星”，夜晚就来临了。

他说“亮”，太阳就升起来了。

他说“花”，牵牛花就在墙头张开了嘴巴，对他笑。他说“蜂”，小蜜蜂就在花丛中嗡嗡地转圈儿飞。

他说“美”哦，就折下一段芦苇吹起了皂粉泡泡。七彩缤纷的泡泡里，有房子，有树木，有河流，有天空，有云彩。

他玩得精彩的时候，会说出好多谁也听不懂的神秘语言。

他用沙土建造了一座房子，在沙滩上捡拾他喜欢的宝贝，彩色的石头子儿，或是妈妈洗衣服，他蹲在一边，将盆里的脏水，很郑重地一把一把地抓进自己衣袋里，这时候，他便会嘟嘟啾啾的，说出一串串的让人肃然起敬的密码。

然而，他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世人这些密码的含意，突然间像皂粉泡泡一样在人间消失了。他在这个人间只停留了两年零六个月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全家人悲痛欲绝。说是五岁的姐姐害了他。

五岁的姐姐叫晓春。

这个只活过两岁半的小男孩，却让从五岁起就背负着罪孽感的姐姐成为了一代名医。

## 还是引子

晓春家是开裁缝店的，六岁前，人们叫她王裁缝家的晓春，六岁后，人们叫她西站的晓春。大家叫她西站的晓春，是因为晓春是在西站出了名的。



## 西 站

### 1

晓春一家原来是住在卜奎城南面的一条著名的老街，异乡人叫它南市场街。而地道的卜奎人不这么笼统地叫，他们同生意人一样诸事分得仔细，钉是钉，铆是铆。老街南北通条大道叫南市场，东西通条大道叫南八市。

南八市南市场，杂七杂八的小商品贸易市场，很热闹的一条老街。街道两边是挨着肩的门市，摊床。卖锅碗瓢盆的，针头线脑的，剃头算卦的，花鸟鱼虫的，青菜豆腐的，杀猪宰鸡的，比着嗓门儿地吆喝。

鱼贩子们，是集中在半条街上的，一溜儿，专门卖各种小杂鱼，大都是河套子里苇塘子里的，鱼鳞是青色的，有鲫鱼子、鲤鱼拐子、柳根刺儿、泥鳅、黑鱼棒子、小河虾、蛤蜊瓢，这些鱼虾放在麻袋片儿上、大铁盘子里，或是威得罗里，远远地便嗅到一股强烈的腥膻气。这里又叫小鱼市，是与城西北西站附近的大鱼市遥相呼应的。

鱼贩子们不吆喝，他们拿着秤砣敲铁板，“当”的一声，间隔一两分钟“当”的一声，好像驾着小船在河里悠悠行驶，鱼挂子隐在水下，他们胸有成竹地驱赶着鱼类，往他们事先设计好的圈套里面钻。

总之，这南八市南市场既是日用百货市场，也是农贸集市，五花八门的，一应俱全。在异乡人眼里南市场街是购物者的天堂。每天都有乡下人赶着马车来，把个市场抬得兴隆无比。

晓春常和伙伴们在这条街上玩耍。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，从东跑到西，再从北跑到南，乐呵呵的，把喊声笑声融进这热烘烘的人气里。

一些固定的门市摊位的老板，都熟悉了晓春。她带着伙伴们一走进这条街，打老远地就瞄上了她，她就似一朵鲜丽的花，旁人都成了叶子。

这个人说：“哎，这不是王裁缝家的晓春吗？”

那个人就吆喝上了：“小美人呀，买点红溜溜的奶柿子吧，又甜又面的奶柿子吧！”

这个人说：“瞧细皮嫩肉的，咬一口准保比王母娘娘的蟠桃好吃哩。”

那个卖柿子的抓几个柿子抛过去，扯着长调门嚷：“接好哩，又甜又面的奶柿子哩！”

晓春和伙伴们忙撩起衣襟兜着，满市场里快活得嗷嗷叫。

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喜滋滋地瞅着她，觉着耀眼地亮堂。也有说闲话的，说：“晓春这丫头，哪样哪样的都好，就是太疯。王裁缝也不管教管教，真是的。”

晓春只是快活，跟哈了她胳肢窝儿痒痒似的，咯咯地笑了一街。

王裁缝是从河北来的。他十七岁那年，河北大旱，跑出来躲饥荒，辗转流落到卜奎城，无亲无故的，单是凭着一身的力气，到处打零工糊口度日，有上顿没下顿的，日子过得挺艰难。

南八市是他常来揽活干的地方。弄块白木片，写上泥瓦工，修理桌椅、装门窗一类的内容，将木牌挂到瓦刀上，等着雇主来。遇到运气坏的时候，连着几天没活儿干，站在街边，饥寒难耐，满市场热闹的小买卖，越加让他感到伶仃凄苦。心下合计着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个长久之计，别个人能在这里做买卖，我咋就不能试试呢？于是他鼓鼓捣捣地做起了小本生意，收购废品。

他是属于比较好动脑子的一类人，废品收购来，要分门别类地摆一摆，看着还有点用处的，便下些功夫，重新拾掇拾掇，废品就转世投胎变成新产品了，再拿到南市场去卖，赚头要比卖废品可大了。人勤奋手灵巧，日子还算是混得过去。

南八市的人们叫他河北人。

河北人有了些积蓄，在南八市买下了一间门市房，经营日杂用品。在他的日杂用品店的对面，晓春的姥姥开了一家裁缝店，活计多的时候，女儿月桂就过来帮把手。跑腿子们常去她的店里缝补衣服，河北人在这里遇到了月桂。晓春的姥爷是本城女子学校的校长，月桂从小跟着父亲读了些四书五经，心性高，若不是月桂的弟弟体弱多病，需要人照顾，她就要出去读书了。

河北人说：“这就是老天爷有眼，留着你给俺做媳妇哩。”

月桂想了想就嫁给了河北人，晓春的姥姥给了月桂一台缝纫机做嫁妆。

月桂过门的第六天，摘去了河北人的杂货店牌子，挂上了“月桂裁缝店”的

牌子。

河北人从此不再外出收购废品了，在裁缝店里专门给客户送成衣。这样一来时间久了，人们不叫他河北人了，叫他王裁缝。

他们结婚的第二年，长子出世了，一岁半染上了霍乱，还没有叫声妈就走了，月桂因此患上了忧郁症，坐在缝纫机前，就跟个木头人似的。

王裁缝常常劝慰她说：“咱们还年轻，要多少孩子都成。”

过了一年，第二个孩子来了，是个女儿。时逢春风摆杨柳，大地正返青，王裁缝就说：“眼瞅着大地回春啦，叫个晓春吧。”

三年后，月桂生了个儿子，脸上这才有了笑容。王裁缝给儿子取名叫金锁。这个儿子不能让他走了，用把金锁把他锁住了。

晓春喜欢趴在炕沿上，看着白白胖胖的金锁，张着小嘴，小舌头伸伸卷卷的，小手使劲舞啊舞的，小脚使劲蹬啊蹬的，一天天地就长起来了。

金锁会笑了，胖胖的小脸现出两个乐呵呵的酒窝儿。

金锁会爬了，圆滚滚的身子球一样在炕上骨碌。

金锁会走了，小胳膊向前伸着，张着手像要去抓住什么。

月桂惊喜地说：“呀，金锁叫我妈了！”

王裁缝说：“这小子，叫我爸了！”

“还叫我了呢，他叫我姐！”晓春“吧吧”地亲他的小脸蛋儿，闻着他身上发散出的奶香味儿，喜欢得直抽鼻子。

晚上他赖在院子里，伸着小手指点着夜空说：“星！”

早晨起床，金锁把小脸蛋儿贴到窗玻璃上，看着天上说：“阳！”

王裁缝从别人那里要了一只狸花猫逮耗子，金锁拽着猫尾巴说：“喵！喵！”有一天他在院子里，抱住月桂的腿大叫：“吱！吱！”就看见一只大耗子，抱着两只前爪，瞪着黑豆似的小眼睛人立着看他们呢。

月桂瞪着耗子说：“耶，这孩子，大学问呢，耗子也认得来！”

晓春说：“猫咪呢，怎么不来抓耗子呢？！”耗子吱地就吓跑了。

金锁说：“跑！”

晓春说：“都是你，淘气包啊淘气包，猫和耗子言和了！”

满院子满屋子，都是金锁呵呵哈哈的笑声，吧嗒吧嗒的脚步声。

月桂在院子里洗衣服，坐着小矮凳，面前的大木盆里，水上泛着肥皂泡泡，衣服在搓板上刷拉刷拉，随着月桂的手一上一下。金锁蹲在旁边，歪着头，很认真地注视着，看着看着，两只小胖手悄悄地伸进水盆里，一把一把的，把水抓进衣袋里。他嘴里嘟嘟啾啾的，不知在同谁说着神秘的悄悄话儿。

月桂发现了，抓住他的手揩干净，“晓春呢，别只顾自个儿玩，领着小弟弟！”

晓春说：“听见了，你喊什么？”她牵起小弟弟的手进了屋，来到缝纫机前，拿起放在那里的木尺子说：“把手伸出来！”

金锁嘻嘻笑着把手背到身后，说：“猫！”

晓春忍不住笑了，亲着他的小脸蛋儿：“小鬼头哇，小鬼头！”

晓春五岁那年秋天出麻疹，高烧不退，整天躺在炕上，一家人提心吊胆的，长子夭折的阴影，重新笼罩了小小的裁缝店。

唯有两岁半的金锁是无忧无虑的，他在地上磕磕绊绊地跑，含糊不清地自说自话，咯咯笑着叫妈妈，拿着一节芦苇，吹得皂粉泡泡到处飞。

月桂心神恍惚，缝衣扣的针老是扎到手指头，月桂的嘴唇凑到手指头上裹住伤口的时候，眼睛里的忧郁便是更深了一层。她的担心不是多余的，命运偏偏和她过不去。

晓春刚刚退烧，身上的疹子渐渐出齐了慢慢地好了，金锁的脖子上却出现了红点，而且很快在全身漫延开，人随之蔫巴地躺倒到炕上，整日地躺着不动。王裁缝依旧按着给晓春的治疗方法，用白茅根煎汤，金锁喝了白茅根汤后，疹子出足了，热度也低了，人也活泼多了。月桂稍稍安了心，哪料到没过两天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，事情的起因却是简单得琢磨不透。

这天的傍晚，王裁缝给主顾送成衣回来，买回一袋苞米花给了晓春，说：“拿一边去吃吧，别让弟弟瞧见。”

这当儿，大狸花猫从厨间跑进屋里来，“喵喵”地叫了两声，跳上了炕，蜷伏到一边养神去了。睡着的金锁一下子睁开了眼睛，自从生病以来，他已经没有精神头去捉弄大狸花猫了。晓春忙把苞米花藏到了身后。金锁偏是眼尖，他张开小手叫姐姐！晓春看着王裁缝出去了，便捧了一捧苞米花，放到炕头上，小弟弟俩你一粒我一粒的，坐在炕头上吃苞米花。

金锁没有吃上几粒，突然开始猛烈地咳嗽，咳得鼻涕眼泪的，小脸涨得紫红。

在临窗处，踩缝纫机的月桂，听着声音不对头，放下手中的活儿，疾步走到炕前，抱起了金锁，心慌地察看着，发现他脸上、脖子上的红点子不见了，再看他身上，红点子也没有影儿了。她抱着金锁的手不禁直打哆嗦，某种不祥的预感，瞬间攫住了她。

“金锁他爸，你快过来看看这孩子，身上的疹子都没了，身上烧得跟火炭似

的，怎么比咋儿个还热呢？”月桂的喊声变了调儿。晓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吓得大气不敢出。

王裁缝紧着步过来看了看，心下一阵阵地慌，说：“麻溜的，请大夫瞧瞧吧，别误了事。”

他从邻居那里借来了一辆三轮车，急三火四地出门接来了大夫，大夫瞧瞧孩子，说：“打一针番西林看看吧。”

邻居李老太太闻声过来瞧，说：“还没有见过这样的，要是疹子出足了，毒火就出来了，挤点芹菜汁喝就好了。”

说话的第二天晚上，金锁就咽了气。

月桂的眼睛就直了，拧着眉头，埋怨王裁缝不该买苞米花，问题准是出在苞米花上。数落晓春不懂事，怎么可以给弟弟吃硬邦邦的苞米花呢？

晓春蜷缩在炕旮旯里，拿手背抹着眼泪，哽噎着说：“不怨我，怨大夫，等我长大了，当大夫，我能治好小弟的病。”

月桂听了这话，仰天哈哈大笑，抱起金锁冰冷的小身体就往门外跑。从集市买草席回来的王裁缝拦住了她，哄她说：“你这样出去，孩子会要着凉的，给他多穿些衣服吧，弄得干净点，我送他去瞧瞧大夫吧。”

这里的风俗没有成年的孩子死去，是不能用土埋的。王裁缝买一令新席卷了金锁，来到西江坝下，独个儿坐在沙滩上垂泪，他说：“金锁儿，你可疼死你老子啦，走得这么慌呢，到底为的啥呢？”

晓春很想去送送小弟，又怕大人呵斥，就偷偷地战战兢兢地远远地跟着，王裁缝走她就走，王裁缝停她就停，王裁缝哭她就哭，一边还在分辩：“不怨我，不怨我。小弟你说不怨我！”

王裁缝哭了一阵子，把卷了金锁的草席放到江水里，波浪拥着草席向东流去。他眼巴巴地看着，看不见了，这才转身，肩上压着个重物似的，撑不起来了，弓腰驼背，脚步蹒跚着走了。

## 2

月桂一下子进入暮年，一夜头发全白了。泪水浸泡得眼睛失去了光泽，身子骨儿日渐衰弱，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。每至黄昏，她就慌张着往外跑，连声地说：“天眼瞅着黑了，金锁咋还不回呢？”王裁缝领着她去看了郎中，郎中说：“是心脏出了毛病。”

有一天，吹葫芦笙的史瞎子来了。他有好长时间没有在南八市出现了。他是

南八市的一景，他来了，人们围着他，听他吹笙，讲瞎话，大家快活得能多吃几碗苞米糊糊。

史瞎子的眼睛是出天花瞎的，还能影影绰绰地看路。他吹着葫芦笙，飘着雪白的须发，谁也说不清楚他有多大岁数了，终年四处飘泊。王裁缝听说他老家是河北的，心里便有了乡情，只要是他路过裁缝店的门口，就让他碗水，张罗碗饭给他。史瞎子只要是从外地回来，一准儿到月桂的裁缝店落脚。

这天晌午，月桂挨着窗户坐着，给衣服缝扣子。她低头含住线头，用牙咬断，抬起头来往窗外瞄了一眼，这一眼就看见了史瞎子。他身穿肥大的灰色长袍，像只大鸟，飘飘摇摇地落到了裁缝店前。月桂顿时觉着有阵凉风吹到了脑门上，人也清醒了许多，放下手中的活计，扑啦扑啦身上的灰尘，几步赶到门口，手扶着门框，说：

“这不是史大哥吗？有一阵子不见了，屋里来歇歇，喝口水吧。”

史瞎子说：“弟妹一家子别来无恙？”

月桂说：“还好，就是我这身子骨不济事了。”

晓春从外面玩耍回来，看见了史瞎子，就缠着他说：“我想听吹葫芦笙。”

史瞎子拍拍她的头，说：“这有何难？”举起挂在胸前的葫芦笙，吹了一首《百鸟朝凤》。要说这葫芦笙也是有些由头的。史瞎子打小喜好乐声，遇到吹拉弹唱的草班子，就跟着跑，缠着人家学艺。大家便把他当做好耍闹的瞎眼小叫花子轰了去。就这样跑到了秦皇岛，在山海关长城脚下遇到了一个吹箫的老僧人，老僧人没有轰他，只是问他家在何方，父母可在，他一律地摇头。老僧人就给了他一个陶钵，使手托着。史瞎子很是欢喜，他寻思着这回可以管够地听曲儿了。他眼睛不济事，心里可是亮堂着，没多久，他学会了吹曲儿，笙、箫、箏都拿得下了。僧人见他悟性好，便授他一些看相占卦的本事。还说只要他愿意，游历了这一周遭儿，待回寺里，可以为他选个吉日剃度。谁想到出关没多久，老僧人染风寒走了。史瞎子哭天抢地，求了一路人，在山间幽静处给老僧人立了浮屠。他在墓前守了七七四十九天。悲痛中发明了一件乐件儿。他想起儿时要把戏时哼的歌谣“小皮球加脚踢，马莲开花二十一”，于是就在半只木葫芦上装了二十一根竹簧管；他喜听老僧人的箫声，就在装吹气的管处装了支箫，这乐件儿吹起来那音色是如箫如笙，不知该归属什么，却是十分的特别又耐听。夜晚他在山上吹起这乐件儿，十里八乡的都听得到，恰被教私塾的老先生听了去，他又会说起伏羲氏作琴反其天真的古话了。他装制好了这件乐件儿，正是冬去春来的光景，风软了，扯着枝头不撒手，一夜间，水波样儿的绿溢满了山头树。史瞎子看不到，却是听到了春天的流淌，一直流到他心里，注入血管里流遍了全身。他摸着浮屠说

了声：“师父啊，咱们该走了！”他觉着老僧人是山顶上的积雪，春天就还魂了。就像他胸前这只多簧管的乐件儿，每一根簧管里都是一条溪流，他只要吹一口气，这些簧管便恍如积雪消融的山溪，融合了一条宽广的大河，装载着说不清的人间事，一泻万里。有了这奇妙的乐件儿便如老僧人复活了一样。从此这乐件儿便没有离过身。别人问他这是什么玩件儿？他说是葫芦笙。这会儿他吹的《百鸟朝凤》，倒像是齐独沐子的《雉朝飞操》，欢快中却是透着丝丝悲凉。晓春却只是觉着好听，觉得天上的白云都变成了凤，驮着他们飞起来了，朝一片大森林飞去了。森林里有百鸟百兽，有泉有花有蝶，而他是林中之仙，林中之乐师。晓春痴痴地听着，她恍惚看见金锁舞着小手，从跳跃的泉流上站起，水珠晶亮亮地朝四处飞洒。她高兴地大叫一声冲向前跑去了。史瞎子放下葫芦笙，摇摇头，听着是无声的叹息了。

月桂操持了茶饭，他也不客气，坐下来就吃喝，吃喝完了，他抬起手，手背一抹嘴，说：“妹子，你的病，我听说了。你心脏没毛病，心事了了，就好了。”

月桂噙口气，说：“吃了几十服汤药啦。”

史瞎子说：“别吃药了，去抱养一个男孩吧，最好要属龙的，次之是属鸡的，龙凤当呈祥。你要像待亲生儿子一样待他。”

史瞎子说完，吹起葫芦笙，摇头晃脑地走了，这回他吹的曲子是彩云追月。其实他吹的曲子，多半是加了自个儿的创造，自个儿的感情，随意地去扬洒了。只是个抒胸臆而已，却是真格的反其天真了。

隔天，王裁缝去了南园。南园在南八市南头，好大的一大片菜畦。那菜畦边上，有户人家，大院套，住着个接生婆，南八市人都叫她刘护士。王裁缝找到了刘护士，说了月桂的病，请她帮忙要个孩子的事。

刘护士说：“王裁缝啊，你可是来得巧了。今儿个早起，听到门口有婴儿啼哭，打开院门就看到门槛外面搁着个红布包，严严实实地裹着个刚出生两天的胖小子，还附着一封信呢，你看看。”

王裁缝接过信，只见上书：“善人，求求你发发慈悲吧，给这个苦命的孩子找个好人家吧。”

刘护士说：“你看，这胖小子多有福气，进了裁缝店还能饿得着吗？”

王裁缝说：“说是要属龙的才好。”

刘护士说：“今年是鸡年，你家晓春是属龙的，这龙凤倒相应的。你说哩？”

王裁缝嘿嘿笑了，说：“可不是，史瞎子说龙凤呈祥哩。”

月桂见到这抱养的孩子，直说是金锁回来了。她紧张得打哆嗦，抱着孩子在

屋子里面转，老是怕被别人抢走喽。

王裁缝说：“咱们搬家吧。离开这里，你就不用害怕了。”

月桂听了这话，安静下来，人变得正常了，说：“去西站好了，晓春她姥姥家旁边有一间大磨房，空着好些年了。”

王裁缝说：“就这么着吧，收拾收拾东西，明天走人。”

### 3

老卜奎旧城砖墙的西面，坐落了一片古色古香的房屋群，曾经是清康熙年间的古驿站。卜奎人顺其方位简约地称其为西站。

西站，有两座庙，一座是城隍庙，一座是马神庙，这里年年是要举办庙会的。城隍庙东南面是远近闻名的鱼市，嫩江出产的各种鱼类，都拿到这里出售，所以人们叫它大鱼市，与南八市的小鱼市相互呼应。

从大鱼市西门往南走不远，是一条有了年头的花街，叫永安里。堂子里的娘们都是从南方过来的，身世复杂。夏日里，她们穿着紧身高开气儿的旗袍，招摇着整条街。从乡下或外地来的男人们，都要到这条街上走一走望上一望，心里热闹。

西站的母亲们，叮咛自己的孩子说：“不能去永安里玩呀，听到了吗？那里有狐狸精，要吃小孩的。”

西站虽说是卜奎城的一角，但如麻雀，五脏俱全。有庙会，有大鱼市，有花街，南来北往的人络绎不绝，带得商业兴隆，家家户户做门市，比南八市繁荣得多，有趣得多。

西站的民居建筑，是老祖宗迁徙来的，有四合院青砖瓦舍，也有土坯樟茅屋。有老北京传统四合院的幽深，也有云南古镇的影子，幢幢间间寄托着他们对来路故土的思念。此地的冬季寒冷漫长，屋里的火炕是转圈盘，讲究的人家在炕上扎隔扇，多用松木板，隔扇也不是一面两面的，要看需要而定。隔扇一是休息方便，二是有保暖作用，言语中就有了“前暖隔”“后暖隔”这样的专用称呼。

晓春一家搬到西站，住进了大磨房。大磨房在西站是有些古怪的。

晓春的姥姥说，这大磨房还是前清年间建的，哪年废掉的记不清了。有三户人家住过，都没有住长远，说是半夜里闹鬼，总听到有毛驴子拉磨嗒嗒走路的声音，怪瘆人的。

王裁缝不信邪，说：“还是没有诚心住，这磨房里的坑都没有填上，能住得长远吗？”



大磨房的年头是长了点儿，但是建造得挺结实，四脚落地柱，是用了上好的百年红松材，拾掇拾掇，再住个十年二十年的没问题。

王裁缝雇了辆马车，拉了整整七车土，填平了大坑，墙上刷了白石灰，屋地上铺了青砖。房间分隔开了，屋子里扎上了隔扇，晓春有了自己的单间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她对着墙上的镜子，给自己画像，踩着板凳儿贴到了墙上，然后高兴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儿。

月桂的心情好起来，精心地装饰着新家。她亲手刺绣了一幅幔帐，挂在炕前，上面有鸳鸯戏水，还有三字经：人之生，勤俭洁，教子女，敦品学。

王裁缝看着上面的字说：“月桂呀，我琢磨着该给小子起个大号了。”

月桂说：“是要有个大号，报户口上学都要用的。”

王裁缝一听，心里有底了，月桂的病好了。就说：“我问过了他姥爷，说是叫培根，这名字硬朗。”

月桂说：“就依他姥爷。”

王裁缝的眉头舒展了，心里捉摸着，这日后若是再得个一男半女的，关于取名字这档子事儿，一定要请他姥爷来做。他决定给培根操办个满月酒，要好好地赶赶晦气是真格的。

王裁缝请岳父相帮着写下了帖子，郑重地分发给前街后街左邻右舍的乡亲。

培根满月的这一天，宽德胡同的孙娘，隆福胡同的郭炊饼，供水站的曹掌柜的——热热闹闹的来了满屋子的人。晓春东张西望的，很多的并不知道来头，单是木偶似的被人牵着手，懵懂地叫着大爷叔叔姑姑表姨婶娘的胡乱地点着头。

来客们纷纷拿出自带的贺礼，有两纸挂面的，有五根果子的，有一包油茶面的，有一斤槽子糕的，王裁缝一一接了，嘴里谦让着，请他们入座。

他们便上炕，团团围着姥爷姥姥坐下。月桂喜滋滋地把培根抱到大家面前，人们接过去，传递着婴孩，嘴里啧啧作声，摸摸婴孩的手和脸，齐声称赞着这个小弟，新的家庭成员，五官周正身体健壮。

王裁缝说：“大号取好了，他姥爷取的。”

晓春的姥爷清了清喉咙说：“龙凤提携百姓家，春水青山根常在。我的外孙子就叫个培根啦。”

大家叫好说：“好好，到底是诗书人家。培根，好名字。”然后他们下地，坐到餐桌前，共同品尝王裁缝“略备的小酌”了。

第四户住进大磨房的人家，就这么开始了在西站的日月。